

和屠岸先生的一次因缘际会

□程树榛



2012年8月屠岸在山西壶口

从报纸上突然看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著名诗人、出版家、翻译家屠岸先生于12月16日去世。读后甚为悲痛。我和屠岸先生相识相交40余年,对他的文品和学养,一直怀着深刻的敬意;特别是我在一个特殊年代,曾经和他有一段特殊的因缘际会,使我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一步,在我人生长途,成为常忆常新的一幕。

远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黑龙江省边远地区富拉尔基的一个新建的工厂——第一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工作。这个工厂气势恢弘,员工众多,其规模之大,属全国第一。职工来自祖国四面八方,不少技术人员从海外归来,职工们战天斗地、艰苦卓绝,在很短时间内,便建成了世界第一流的现代化企业,填补了我国机器制造业的空白。火热的建设生活,激发了人们文学创作的灵感,纷纷拿起笔来,讴歌身边发生的创造者宏伟的业绩,作品屡见于全国报刊。由此工厂宣传部门还成立了业余文学创作小组,有领导地进行创作活动。我因为自幼酷爱文学,在此热烈的文学氛围感染下,也积极投入业余文学创作行列,因为较勤奋而小有成绩,发表了许多作品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因而在工厂内外有了点名气,无形中成了小组的带头人。“文革”初期,也曾受到冲击,下放到车间进行劳动改造。

此后工厂的业余创作活动停顿了一段时间,到了70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重新理政,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了新的起色,工厂生产渐趋走向正规,而我们的文学创作小组也逐渐“还阳”了,一些新老成员又纷纷聚集起来,拿起笔来,报刊上又开始反复出现我们的名字。此种现象,引起刚刚复苏的文坛的注意,许多报刊纷纷来此组稿。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李景峰先生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就在1975年的夏天,亲自来到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进行组稿活动,和工厂的宣传部商定:由全厂的业余作者创作一部反映工厂生活的文学作品。工厂的领导很重视这件事,经过认真研究,当即责成我负责完成此任务。

我和有关同志很快物色了10多位稍有创作基础的职工,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大家各自选题,进行创作活动。由于大家的努力,工作进展很快,不久便创作出数十篇初稿,经过初步评阅,选择了10余篇短篇小说,汇集起来后,由我携带进京,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评审,由资深的责任编辑张木兰女士负责。特别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出版社还请屠岸先生进行终审。屠岸先生是著名诗人、翻译家,文坛早负盛名,有他审稿,我们当然倍感荣幸。更加出乎我意料的是,社里还决定由屠岸、张木兰二位编辑亲赴富拉尔基重机厂和作者们一同修改稿件,并且很快成行。

屠、张二位大编辑于1976年6月初抵达工厂。次日,便要我召集作者们听取他们的修改意见。有幸遭遇,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昂。二位编辑看

到这些在机床旁边穿着油腻的工作服的一线生产工人作者,显得特别高兴。屠岸先生当即记下他们的姓名和作品名称,进行了诚恳的勉励。而作者们朴实的语言和诚恳的态度,也令屠岸非常满意。事后他由衷地对我说:这才是工人阶级的本色。

由于当时工厂系初建,生活条件很差,经过商讨,安排他们两人住在工厂简陋的招待所里。又因为我们地处边塞,供应较差,饮食上很为单调,每餐仅有苞米面窝窝头,喝的是大碴子粥,菜肴更是简单,仅有萝卜、白菜、土豆而已。但是他们两位老师却甘之如飴,毫无不满之色,我们都表示钦佩。

在帮助作者改稿期间,屠岸先生还对作者们的劳动岗位有着极大的兴趣。他经常下到车间、工地,观察他们的工作情景。他在旋转的机床旁边,兴致勃勃地察看工人操作的技艺,他来到炼钢炉前,用护目镜观看烈焰滚滚的炉火,在水压机旁欣赏大钢锭被碾压成材的壮观,在实验室里观摩试管里各种形态的元素的变异,在绘图板旁体验设计者绘制的种种机器图形——他的足迹遍及工厂的各个角落,充分体察了劳动者的心情和体态,从而对作者的作品内涵有了深层次的了解,对作品的修改意见都十分贴切,大大加快了作品修改的进程。更为突出的是,密切了编辑和作者的感情。因此,全部作品的修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正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但是,屠岸先生从未让作者联系“实际”,也不谈什么“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三突出”的要求,而是处处强调从生活本色出发,写出自己真实的情感。因此,那一批作品里几乎看不到

当时作品中流行的“帮气”。

正在这个期间,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死伤数十万人,我们那里也有强烈的震撼,大家都有些胆战心惊。但是,对此消息,屠岸等同志却不为所动,照常工作,没有流露出任何不安的情绪。他们的这种敬业精神,令我们这些作者们感动不已。

在富拉尔基工作两个多月,直到稿子完全改定之后,屠岸他们才动身回京,大家都对他们恋恋不舍,聚集起来一直把他们送上火车,列车开动之后,有的作者还追随了长长的一段路程,足见彼此相处中结下了多么深厚的情谊。

这部书稿终于在1976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屠岸先生专意为之命名为《淬火集》,既有深刻的内涵,又有浓厚的工厂气息,获得普遍好评。特别值得庆幸的是,那时已经是粉碎“四人帮”普天同庆的好时光了。此书生逢其时,出版后受到社会热烈赞扬,我们工厂专门购置了一大批新书,发到车间、处室,职工们争相传阅,成为当年工厂职工生活中的一大亮点。

我为此和屠岸先生结下深厚的友谊。在我奉调来京工作之后,我曾专程拜访了他,他向我提出了许多肯切的建议,我都努力记取了,并因此受益良多。此后,我们经常在各种集会上晤面,在愉快的交谈中他总是怀念在富拉尔基的那段难忘的时光,动情地念叨那些他结识的工人朋友。他是个十分念旧的大家。

今天,他驾鹤西去,我充满悲痛心情,怀念我们非常的交往,怀念那段难忘的时光,我衷心地祝愿他在天堂中安息。(图片由章燕提供)

11月17日晚上10点,屠老的女公子章燕教授给我发来一个微信:问我是否方便通电话。我预感到可能有不测风云。她来电说,她人在上海,第二天要赶回北京,因为老爷子病重,很可能是淋巴瘤,有生命危险。我问她人在家里还是医院,她说在家里。我马上说,“我明天就到家里来”。

18日,我带着小女子昭一起去屠家。昭儿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屠老和章燕就来家里看望了她。她打小就跟我去屠家,跟屠家老老少少都认识。屠老富于童心,一辈子关心翻译儿童文学,特别爱孩子。每次跟我见面,都要首先问昭的情况。因此,我要让昭赶快去探望屠岸老爷爷。

我们父女俩一进书房兼卧室,见屠老躺在他的小床上,已非常虚弱。昭跟他打招呼时,他强打起精神,想要爬起来,边爬边低声弱气地说:“啊,子昭来了,光明来了。”他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爬起。我一直劝他别起来了,但他始终坚持。我跟章燕连忙过去,帮他起床,然后搀扶到沙发上坐下。我也在他对面的小凳子上坐下。自从1993年我开始成为他的弟子以来,我曾经上百次跟他这样面对面坐着,聊天谈事,海阔天空,如沐春风。他坚持坐在沙发上,而且背靠着椅子背,尽量坐正坐直,可能是为了保持优雅的姿势。这也是他的待客之道:与客人坐着对谈,客人告辞时,他也送出单元大门外。尽管病重体衰到这种程度,他还要遵守这份优雅和礼数。据说,10月31日,李青松带着几位朋友去看望他时,他也是坚持坐到了沙发上,而且还接受了采访。其实,那时他已经不适。而经过短短半个月,病情恶化到了如此程度。

看得出来,他虽然能如常坐着,却已没有精力像往常一样地讲话了。但我说话时,甚至孩子插话时,他都认真听着,有时还会微笑甚至微微点头,表示会心或许可。我主要是像往常一样向他汇报我的近况并表示歉意。在过去的24年里,我几乎从来没有长达近4个月没有去看望他的先例。屠岸老听着我的解释,没有说话,微笑着点了点头。以他一贯的对人的宽容和理解,他肯定在心里原谅了我,但我还是感到十分的愧疚。

他的外孙女霖霖始终手握着一把艾草,在他的小腿前扫来扫去,据老中医说,这也有治疗作用!我表示怀疑,而且烟挺大的,熏得我我和章燕都觉得难受。但屠岸老微笑着看着霖霖在那儿呼扇着忙乎,还说挺好的,一副怡然享受儿孙孝顺的样子。

听章燕讲,大约一个月前,家里人就发现老先生少吃多睡,精神异常。章燕和宇平带他去瞧大夫,大夫说90多岁的老人都是吃得少睡得多,没多大关系,观察一段再说。过了一段,老爷子身上开始发痒,痒的面积大程度高,眼睛上又长了个疮瘡。再去看眼科,没想到确定是淋巴瘤。但是因为级别和年纪原因,老先生被拒住院了。我乍听到这原因的说辞,非常悲愤,差点要发个朋友圈:“偌大的北京城欠屠老一张床位。”但转念考虑到种种情形,尤其考虑到他本人一生奉守的通情达理、隐忍达观的信条,恐怕不会同意我莽然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另外,他的单位、子女等各方面都还在争取病床。遂作罢。

看病难,对于屠老而言,同样是活生生的严重的现实问题。那天章燕说,老爷子早上还吃了点流食,包括营养粉和牛奶。昭给他递苹果块时,他也吃了一点,旋即倒头昏睡了。过了几天,他已经基本上不吃不喝了,已完全起不了床了。亲友们都很着急甚至焦虑。但他自己倒是非常坦然。他费力地跟我说:“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到最后要面临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我说,“是啊,佛教的最高生命境界或者说人生真谛是四大皆空。您是早就参透了的。”由于前期到医院里去折腾自己,把他折腾得够呛,他有点厌烦上医院了。他是不想麻烦子女、亲朋,也不想麻烦自己了。他是在自己家里任其自然地回到那个永恒的家——我们人在这个尘世数十年只是过客。

我11月29日到12月7日要出访马来西亚和菲律宾,我怕他撑不到我回国的那一天,不能跟他见最后一面。24日我把私下里的这份担心对他和他的家人和盘托出。其实,宇平兄比我更着急。一方面是找不到合适的病床,另一方面是屠老自己也不乐意住院。我每次去看他劝他最多的还是去医院,因为家里条件毕竟有限,而他是患了重病的,不是那种可以顺势而终的。

果然,27日,请到家来做检查的医生说,病情危急,必须马上住院。于是,宇平他们急忙叫了救护车,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和平里医院。

28日上午,我在文学馆开了一半的会,就赶去医院看他,离开时跟他说:“现在到了医院,安心治疗吧。我得出趟国,请您等着我回来看望您。”他微微点头

在国外时行程很紧,但我隔两天就会问章燕情况如何,她的回答越来越悲观,让我的心始终悬着。12月7日夜我才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就赶到了医院。一看我的老师已经面目全非:鼻子里既插着氧气管,又插着鼻饲管,手上打着吊瓶,还戴着生命指标监护器的终端。最让人难受的是:淋巴瘤的症状在我临走前是局部显现,那时他已经全身(包括脸上)弥漫。之前我只了解到一般的癌症病人后期会非常疼痛,痛不欲生。我之前几次见他总是问他疼不疼,他都不说疼。我还以为上苍眷顾他。要知道,他年轻时登台演过戏,一辈子注重自己的形象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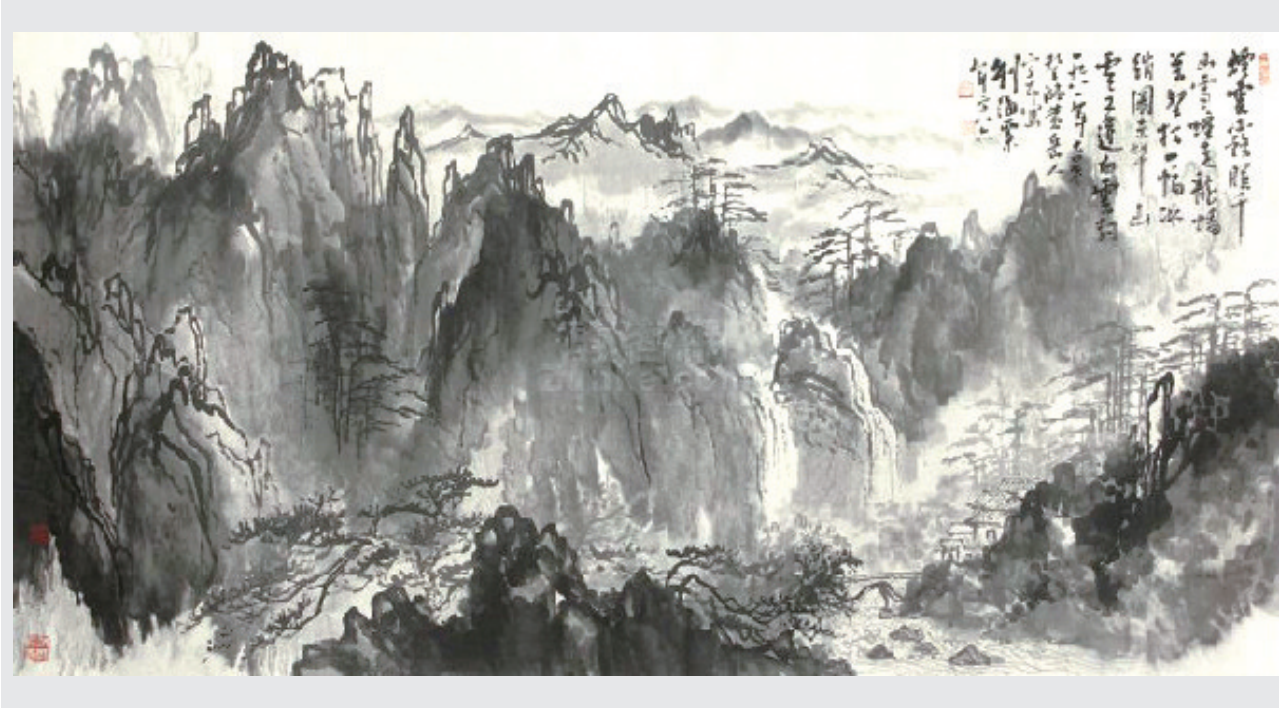
13日下午我在他病床前陪了两个多小时,他只说了两个词。一是翻身,我协助护工帮他轻轻地翻了一下。二是可怜,是用老家的吴方言说的,而且说了两遍。听得章燕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为了缓和气氛,我马上说,“可怜”在我们老家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并不一定表示情况严重。其实我内心清楚,屠岸老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中国作协的领导非常重视他的病情和治疗,多方协调,请来了协和专家会诊。协和专家来看了也直摇头,说哪怕转到协和也没有良方,看来是回天乏术了。那天,他好几次伸手,跟我握手有几次,我感觉是因为他太难受,跟我握握手,可能会减轻一点病痛。有时我觉得,他好像在嘱咐我以后要继续努力拼搏,给我加油鼓劲。

15日中午我给章燕打电话问情况如何。她高兴地说,由于输了血浆和白蛋白,用了增压药,屠岸老状况不错,开口说话了,而且要听他一辈子最迷恋的贝多芬的音乐,还主动要女儿给他理发、剪指甲。我心里轻松了一点,想着等周六两个会结束之后再去看他。

没曾想,那是所谓的回光返照。周六下午我们的会还没有结束,他就于下午5点钟驾鹤归去。我为自己前一天的愚笨懒惰没有能去看他最后一眼,而万分愧疚!

屠岸先生的最后时光

□北塔



刘海粟作品



第313期

广告

滇池

独特·精致·经典

二〇一八年第一期目录

人物·胡竹峰专栏
记钟叔河先生(特写).....胡竹峰
鬼鱼作品
龋齿(短篇小说).....鬼鱼
深邃(短篇小说).....鬼鱼
虚构世界里的鸡零狗碎与习焉不察(创作谈).....鬼鱼
小说家
乌有巷8号(短篇小说).....高晓枫
灰猫(短篇小说).....孙鹏飞
梯与窗(短篇小说).....隆莺舞
风车(短篇小说).....王晨颖
昆明作家研究
我们的文学——昆明作家谈昆明作家
滇池诗刊
诗手册
雷平阳的诗.....雷平阳
“肃立在屋顶上等待日出”(访谈).....霍俊明
雷平阳
一意孤行的写作者(评论).....霍俊明
散文
色与空手记D部(散文).....海男
与死神擦肩的七个小时(散文).....李国豪
村庄·赶马郎(散文).....黄光清
陈鹏九的果园(散文).....雅兰
内文插图 王光林
封二、三 王光林纸本水墨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市级行政中心7号楼北楼市文联
邮编:650500,邮发代号:64-9,电话:0871-63313659/63376805
滇池文学网:www.dchwx.com,电子邮箱:dianchiky@163.com
本刊法律顾问:云南永大律师事务所葛永坤律师

广西文学

2017年12期目录

小说
特约头条
周末/风不撒谎(中篇小说)
短篇小说
初日春/蜡梅花开
蔡晓妮/世间
诗歌
诗群绿风
多木/回乡记(组诗)
何范赋/何范赋的诗
蓝瑞轩/站在群山之巅
(外一首)
特别策划·重返故乡
陈谦/回到出发的地方
散文
散文新观察
田鑫/城市意象
刘军/散文新观察之田鑫篇

微尘如烛
宋先周/花开无言,落花有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专栏
陆阿勇/走出石牛冈
批评
极美广西·文学批评
汤岚/借幻想之镜,观照愿望的表达与满足——读盘晓昱儿童小说集《喂,你在等一列火车吗》
刘景靖/镜子童年——读盘晓昱儿童小说集《喂,你在等一列火车吗》
2017《广西文学》创作培训暨改稿班学员作品小辑

地址:广西南宁市市政路28号
邮编:530023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7629
国内统一刊号:CN 45-1045/I
国外代号:M6169
国内代号:48-5
定价:6.00元

中华文学选刊

LITERATURE

2018年第一期

主编阅读
实力阅读
作家记事
行家行走
读大家
锐阅读
潮阅读
八方阅读

天下太平(《人民文学》).....莫言
海上摇滚(《中国作家》).....杨志军
寒砚(《江南》).....陈斌先
泰克拜(《西部》).....李健
荆江某段(《广州文艺》).....陈应松
雷霆大发(《芙蓉》).....杨少衡
擒贼记(《星火》).....鹿含亮
一个中国公民的航母梦(《北京文学》).....李忠效
外交部街深处(《北京文史》).....韩小蕙
王瑞瑶的的光芒(《小说是灵魂的逆光》).....苏童
惊蛰(《青年文学》).....鬼鱼
都市人(《天涯》).....马忆
家贼(《科幻世界》).....阿缺
家贼(《创作与评论》).....张翎
闺蜜(《青年作家》).....王芃

有价值的文学阅读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地址:100705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电话:010-65255349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好看长篇
本期推荐
小说
诗歌
当代名篇聚焦
对谈
随笔
非虚构
言说

铁闻新说.....梁深义
最后的草鱼(短篇).....许建平
人有病,天知否?(创作谈).....许建平
父亲吸着烟(中篇).....贺点松
乱舞春秋(中篇).....尚攀
带兵记(短篇).....宋启
悄然之家(短篇).....张乐启
漩涡(短篇).....葛道吉
岸上的绣花鞋(短篇).....刘鹏艳
碰撞(短篇).....高雁鸣
述怀书(组诗).....寒寒
遐思或渴望的表达(组诗).....姚大军
岁寒三友.....汪曾祺
作家评点.....王十月
评论家评介——从《岁寒三友》谈汪曾祺小说的动人之处.....靳瑞霞
“我的经历告诉我往往荒诞的是最真实的”——与杨遥对话.....李冰
人景.....廖华歌
嘉季老师.....杨稼生
行走小札.....赵瑜
在至高与至柔间读人——读李瑄《人之风景》.....单占生

邮发代号:36-48。每期定价:10.00元,全年定价:60.00元。地址:450008郑州市经三路北段98号。联系电话:0371-65749452。

莽原

2018年第一期